

革命故事



罗河山治虫记

天门县革委会 政治工作组 农业办公室 合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罗河山治虫记

天门县革委会政治工作组
农业办公室合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4月第1版

197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6·623 每册 0.11 元

毛主席语录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最聪明、最有才能的，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。

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，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，即生活于(实践于)那个事物的环境中，是没有法子解决的。……你要有知识，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就得变革梨子，亲口吃一吃。……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，你就得参加革命。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。

农民上讲台

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个上午，在武汉某农学院的果树园里，一群工农兵新学员在听昆虫课。老师很年轻，看样子只有三十末岁，中等身材，方方的脸膛在春阳的照射下泛着红光。他头戴一顶洗得发白的灰制帽，身穿一套黑布裤褂。腋下没有挟什么讲义夹，就只是长满硬茧的手里捏了一把园艺刀。从那一副打扮和满口的乡音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没有进过学挟门，更没踏过大学门槛的农民。可学员们早就听说过这位老师的神话般的本领了。他能站在地面上看出两三丈高的树干、枝条里面有没有虫，这还不算稀奇，他还能说出那是什么虫，有多大，藏在什么部位，好象他的眼踏是爱克斯光，能够透视。现在一听他的现场讲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他讲到一种专门蛀食树干的害虫的生活习性，马上就找到一棵有这种虫的树，用园艺刀熟练、准确地割开树皮给大家看。他不但给学员

讲昆虫知识，他还讲了自己正在观察、摸索昆虫规律的实践中，对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体会。讲的又生动又实际，学员们听得点滴入心，受到很大的启发。

这时，一个学员提了一个新问题：“老师，有一种虫子，把树叶吃光了还找不到它的影子，那么样治法？”

这位老师笑了笑：“大家跟我来！”说着把学员带到一棵树跟前。在这棵树的主干下部，他前两天就扎了一圈草绳子。他指着草绳子对大家说：“这种虫子很狡猾，它专门晚上出来吃食，白天躲在树皮缝里。我们就根据这种虫受藏的特点，来个将计就计，给它们修这么个‘防空洞’，把它们哄到一起，集中消灭。”说完，他就把草绳子从树上解下来摊开。学员们围拢一看，只见草绳子里面有一种半寸来长的黑毛虫，密密麻麻，怕有上百条，乱爬乱钻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有的学员说：“赶紧把草绳子烧了！”有的学员说：“把它丢到水里也行！”

这位老师说：“烧也不行，丢也不行，要节约闹革命，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拎起草绳子轻轻一抖，黑毛虫纷纷落地，再用脚一踩就完蛋了。然后又把草绳子扎在别的树干上。

这时学员们纷纷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“我想，用草

糠子诱杀害虫，比撒这个剂那个粉的不知要节约多少倍了，可没想到这几根草也还要节约。”有的说：“我们工农兵自己的专家就是不同，知识丰富，思想也很红！”

参加听讲的还有几个四十来岁的农学院的教师，他们也口服心服地说：“‘卑贱者最聪明’，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说聪明、最有才气的，是贱有实践经验的战士’；毛主席的教导真是英明啊！”

受到听课人称赞的这位老师是谁？他就是湖北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，天门县彭市公社汉江堤防亦工亦农管养员，有名的“土”昆虫专家罗河山同志。要问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怎样成为一个对昆虫根有研究的人，一个防治林木虫害的专家，那可有一没根不平凡的经历，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哩！

引 路

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，罗河山从某水库工地回到家乡。他背包刚一放下，就接到公社党委通知：“河山，你为建说极国出了力，立了功，现在党需要你接受新的任务，担任汉江堤防管养员。”

看完通知，河山二话没说，马上高高兴兴地把行李搬到堤边管理段的小房子思去了。他想，自己是一

个共产党员，一定要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，出色地完成任务。背包还未打开，他就忙着向老管养员请教管养工作的搞法。管养员小黎笑嘻嘻地说：“管养工作没有巧，每天看好三件宝：防护林、禁脚、巴根草，不叫人畜危害了。”

河山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。开始，热情可高啦！每天早起把饭一吃，就和其他管养员一起出门，分头到堤上查看。碰到有人在堤边禁脚旁种菜，就跑上去宣传保护堤身的重要性，劝说以后不要再种；见到牲口践踏防浪林，就上去赶开，叫饲养员以后注意；看到有人在堤上挖草，就上去制止；发现那段堤坡需要修填，就赶紧向分段领导汇报。这样干了个把月，河山就不大习惯了。同水库工地沸腾的战斗生活比较起来，他感到这工作磨嘴多，动手少，成天在堤上跑未跑去，象个“无事干”，闲得人发慌。

一天，同湾的几个熟人碰见河山，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河山，恭喜你这回找了个‘悠差’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河山问。

“你看，这堤搬不动，闸拿不走，不操心，又好玩，每天逛他几趟，看着树木不被别人偷定就行了。河里要是不涨水，脑壳都要睡扁，真比养老院还舒服哟！”

“我不同意你们这种说法！”河山不服气地说：“我

不是在养老，是在为革命护堤，如果你们认为这工作舒服，我们换呗！”

罗河山那时才二十五岁，长得肩宽背阔，浑身是劲。他虽然口头上顶了那几个熟人，可脑子里却在打架。他想：这堤防管养工作顶好是换老头来搞合适些，象自己这样一个强劳力摆在这里，真是水牛掉进井，有劲使不上。回到家里，爱人见他闷闷不乐，问：“有么事不顺心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吃饭吧？”

“不想吃！”

“哪虽不舒服？”

“你莫管！”河山再没说二话，上床蒙头就睡了。可是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过去的事，象放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闪现在他脑子里。河山是一个不爱讲话，喜欢实干的人，十八岁就当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队长，每次带队出外参加水利建设，他象小老虎一样，冲在前，干在先，从不落在别人后面，先后获得十多次模范称号。在某水库建说中，河山表现更为突出。他多次潜入深水摸险情，肩扛土袋堵缺口，从不考虑个人安危，人们称他是“水猫干”、“铁肩膀”。一九五九年冬天抢修左岸围堰，那时正是大雪纷飞，

滴水成冰，雪花落在人的脖子上好久不化。为了在春汛以前修好围堰，急需人下水清基除杂石。罗河山毫不犹豫，脱下棉衣，跳进了冰冷的河里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其他同志也纷纷下水。大家站在浅齐脱根，深齐胸部的水里，不顾刺骨的寒冷，一次次钻到水底捞石头。搞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只见他皮白嘴乌，全身打颤，工地负责人高喊：“罗河山快上来！”他大声回答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连续奋战了五个多小时，直到圆满地完成任务才上岸。从此，罗河山的事迹在工地上传扬，他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。现在，他回想起那热热火火、激烈紧张的战斗生活，那成千上万的人在工地上你追我赶的场面，越发感到眼前的工作太清闲，太平淡。

河山在床上就这样想呀想呀，可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总想不出个道道，他便翻身下床，披起衣服，点燃防汛马灯，从抽屉里拿出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。

毛主席教导说：“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，包牺实现下述的任务：改造客观世界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——胜造自己的认识能力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。”读到这里，河山觉得心里亮堂起来。他问自己：现在搞堤防管养工作和过去干其

他工作一样，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，为什么过去自己那样干劲冲天，总想多做一点事，现在却老是觉得“无事干”，“有力气使不上？”说来说去还是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，在新的环境里没有坚持自觉革命。这管堤没有什么指标数字，照老一套每天在堤上东逛逛，西看看，西手不沾泥巴，这是一种干法；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从堤上走到防护林里，从动口制止人畜危害，到动手整枝抹芽，松土培蔸，锄草施肥，那可以一天忙到晚，有的是事，这又是一种干法。不同的思想产生不同的干法。不是堤防管理工作“无事干”，不操心，西是自己没有为革命找事干、多操心。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，打开了罗河山的心窍。他决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，不断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，他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做好新的工作，干出新的成绩来。

有了自觉革命的思想，有了为人民服务的觉悟，就感到有做不完的事。从此，河山不怕炎天暑热，每天起早摸黑与防护林打交道。经常是搞得满身泥土，满脸汗水，有时还被树枝挂破了衣服，划伤了皮肉。

事物是发展的，人的思想改造也是长期的。这样干了一段时间，河山又产生另一个想法：觉得每天在树林里穿来穿去，总是几棵树，事情做的再多，总看

不出活来。一天擦黑，河山查完堤回管理段，在路上碰到本大队的一个干部。那人笑咪咪地对他说：“河山，上面向我们大队要一个社员去学开抽水机，要各方面都表现好的，我们商量派你去，不知公社和管理段放不放你？”河山听了心里一动，当晚他就去找公社党委书记。

这时，公社党委书记正和管理段党支部书记研究加强堤防管理工作的问題。他们认为，自从把河山这个党员调到彭市管理段以后，堤防工作确实大有起色。在河山的带动下，段里几个管养员普遍加强了责任感，发挥了主动性。阶级敌人暗中煽动的垦种堤坡禁脚的歪风被刹住了，防浪林也比过去长得好。关键是要继续加强对罗河山的培养。从最近几天罗河山的表现看，好象有什么心事。他们决定一起找河山谈谈，却没想到河山自己找来了。

河山见到他们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是不是让我去学开抽水机？”

公社党委书记从这句话，摸到了河山当前的思想脉搏。他感到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有一股可贵的革命热情，可是还不十分懂得党的每项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。“越是响鼓越要重锤”，他决定对河山进行认真的思想教育。

他没有正面回答河山的话，却从口袋里掏出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的单行本，一边读，一边讲。讲张思德“完全”“彻底”为人民服务，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崇高思想，讲白求想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，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毫不利己，不为名、不为利，一心为革命，一心为人民，甘做革命的螺丝钉。书记读着、讲着，罗河山用心地听着，头脑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

这时，熟悉罗河山身世的段党支部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河山！你可能觉得管养工作每天就是同几棵树打交道，同一道堤打交道，太平凡了吧？可你想想没有它行不行？解放前江堤倒口的苦你没有吃过？你忘记了？”

罗河山把拳头一捏，愤怒地说：“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党支部书记的话，引起了河山的辛酸的回忆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国民党蒋该死只顾搜刮民财，花天酒地，不管人民死活，汉江大堤年久失修，十年就有九年淹。一九三七年，双河垸倒口，一天一夜，方圆几十里一片汪洋，遍地是尸。就在倒口这天，母亲在水阁上生下了河山。还未满月，父母就捏着他离乡背井，讨饭到嘉鱼县。为了活命，父亲去帮地主做苦工，吃的是猪狗食，干的是牛马活，穿的是麻袋片，受尽

了压迫和剥削，后来劳累成疾，无钱医治，活活病死在狗地主的柴草屋里。狗地主不但赖了工钱，反而破口大骂，胡说“家里死了外乡人煞了财气”。还是靠一起逃荒出来的几位穷苦伯伯把父亲安葬下土。后来母亲又带着河山讨米要饭，回到了家乡……在旧社会，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折磨。要不是毛主席，共产党的领导，自己那里有今天？

河山想到这里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觉得原来挑剔工作不对头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惭愧地说：“书记、支书，我过去的想法错了。我虽然是穷苦出身，但我忘记了阶级苦；我是共产党员，但是没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。”说着内疚地低下了头，两眼也湿润了。

“认识到了就好！”党支部书记安慰他说：“人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嘛！河山，我问你，管养员的责任有多大？”

罗河山激动地说：“责任太得很。我们管养的不是几棵树，一道堤，是在替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守大门，是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！”

党支书满意地说：“对！还要认识到，我们是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力，是在支援世界革命！我们的工作与广大贫下中农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与全

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！”

罗河山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一定向张思德同志学习！下定决心，坚决克服一切私心杂念，为革命管一辈子堤，护一辈子林！”

启 示

罗河山自从向领导表了决心以后，确实是“以堤为家，以林为业”。顶风冒雨，踏霜迎雪不叫苦；披星戴月，废寝忘食心里甜。苦战一年后，由罗河山他们管辖的五千五百米长的堤段，防护林由原来的三千多株，发展到四万多株，堤滩上原来象癞痢头样难看的空白点，渐渐变成了一片葱绿；茁壮整齐的巴棍草，象绿色的铠甲，紧紧地贴在堤坡上。河山和同志们心里喜滋滋的。

这年春季，河山他们又在堤滩上栽了一批树。大家天天灌水培蔸，满望它们象往年一样，一统风儿似地长起来。哪知过了好几天，好些树总是发不出芽，还慢慢地变黄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河山他们很着急。

小黎说：“是树的质量有问题吧？”

河山说：“不会，要是树本身有问题，为什么去年栽活的树，有的今年也发不出芽来呢？”河山一边说，

一边呆呆地望着这些不发芽的树，很想解开这个谜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东方刚露白，河山一溜下床，就到这些没有发芽的树跟前观察。他先没看出什么名堂，后来他专门过细察看一株树，这才看出了究竟，不觉“哦”了一声。这时，小黎来喊他吃饭。罗河山说：“不慌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眼睛睁大点！”说时，用手指着那棵树的芽苞。

小黎凑到树根前，把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看了一会，也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看到了，是虫！这家伙好小，和芝麻差不多大，颜色又和芽苞差不多，马虎一点还真发现不了哩！”

罗河山说：“你看，几分钟功夫，它们就咬坏了一个芽苞，有这些虫子捣蛋，树怎么能长得起来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中流大队业余管养员跑来报告：“老罗，昨夜一阵大风，刮断了四十多棵树！”河山心想，好端端的树，怎么一下子刮得断呢？他对小黎说了声“快去看看！”就拔腿跑到现场。罗河山先看了看被刮断的树枝、树子，只见上面大洞小眼密密麻麻，象机关枪筒子一样，再看看断口，又发现有一种肉溜溜的乳白色虫子在蠕动。河山顿时急得心里象猫子抓，吃芽苞的虫还没来得及想办法对付呢，又出了这种蛀树干的家伙。要不赶快想办法，贫下中农和自己辛辛苦

苦培育出来的防护林就要被搞光。

当天，河山和小黎把虫情向段里领导作了汇报，党支书非常重视。他说：“防护林要是被虫子毁了，涨水的时候，堤身就难保，这可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。”

小黎说：“原来没有防护林的时候，每次涨水，就得用稻草防浪护堤。光是天门管的一百几十公里的汉江堤段，涨一次水，就要用几十万斤稻草和大量的竹子、铅丝、树枝等物资，不知消耗了国家和集体多少资金。一定要想办法保住防护林！”

罗河山捏紧拳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对！要护堤，就要护林，要护林，就要治虫！”

党支书马上采纳了河山的意见，决定在全段大抓治虫。

堤林摆战场，工具当刀枪。罗河山带领战友们立即投入了灭虫的紧张战斗。小虫，用药喷，大虫，用手捉，天天和虫作斗争。可是象世界上的害人虫报狡猾一样，自然界的害虫也不老实。你今天治了，它明天又有了；这里治了，那里又冒头了；治了大的，小的出来了；捉了爬的，飞的又来了；有的一会儿“死”了，一会儿又活转来了。河山他们的工费了，钱花了，饭少吃了，党少睡了，人搞瘦了，可虫子还是不能消灭

干净。

“真气人，河山，这虫难治哟！”小黎有些泄气了。

河山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鼓励他说：“小黎，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经我们这些天一个劲的治，害林虫就算没有少几多，可是起码没有发展呀！”

小黎情绪好了一点，又笑嘻嘻地说：“老罗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要是真的那样就好了！”

“什么梦，是治虫的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小黎站起来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昨晚睡到大半夜，突然梦见我身上多了一个奇怪的袋子。我背着袋子上堤去，只见那口袋慢慢张开，象一块大吸铁石，我走到那里，防护林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虫子就一起拚命地往口袋里钻，钻呀，钻呀，口袋越背越重，不大一会，虫子就全部被袋子装光了。”

河山听完，忍不住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“你唯心论的影响还不小哇！不过主观愿望是好的。”河山接着掏出毛主席的哲学著作《实践论》，对小黎说：“治虫还得用这个咧，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，要实实在在地去干！”

“河山说得时呀！”正在这时，段党支书检查工作来了。他亲切地说：“要消灭虫子，一定得从毛主席著作